

且将韩柳比林严

孙汉生

(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建福州 350001)

摘要: 林纾在严复去世后作祭告文,以柳宗元的行迹、冤屈和失意来比况严复,在评点古文时亦多阐此意。林纾非常推崇韩愈,他从严复的祝寿诗中感觉严复隐然将他比于韩愈。从严复评点古文看,严复当然也推崇韩柳,但有时也有指瑕,并且他认为,即使高明处后人学之难佳,不宜步趋。由此可以看出,严复并不甘当古人。林、严二人同属文化保守主义者,观念同中有异,但有差异也不影响他们的交往和互相推崇。从韩柳的角度切入探寻林、严心迹,能够更加深入认识二人及其所处的转型时代。

关键词: 林纾;严复;韩愈;柳宗元;古文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3853(2025)02-0124-06

An attempt to compare Han Yu and Liu Zongyuan with Lin Shu and Yan Fu

SUN Hansheng

(Fujian Education Press, Fuzhou 350001, China)

Abstract: After Yan Fu's passing, Lin Shu composed a sacrificial oration, comparing Yan Fu's life trajectories, grievances, and frustrations to those of Liu Zongyuan. Lin Shu elaborated on this idea frequently when commenting on classical prose. Lin Shu admired Han Yu very much. He believed that Yan Fu subtly compared him to Han Yu through his birthday poems. From Yan Fu's comments on classical prose, it is evident that he admired both Han Yu and Liu Zongyuan, but occasionally pointed out minor flaws. Yan Fu maintained that even the most excellent aspects of their works in the past were difficult for later generations to imitate and that following them blindly was unwise. This indicates that Yan Fu was not willing to simply be an imitator of the ancients. Though both were cultural conservatives, their views diverged in certain respects. These differences, however, did not hinder their interactions or mutual respect. By delving into their inner thoughts and feelings through the lens of Han Yu and Liu Zongyua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Lin Shu and Yan Fu can be obtained.

Keywords: Lin Shu; Yan Fu; Han Yu; Liu Zongyuan; classical prose

早在1909年国学扶轮社就印行了《林严合钞》,将林纾严复并称;1913年康有为有诗句称“译才并世数严林”^[1],更是将林严二人捆绑到一起。前称“林严”,后称“严林”,伯仲何属,似乎是很意思的问题。学者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于闽人文,独取林严,列林纾于古文学之散文,置严复于新文学之逻辑文。当代学者魏际昌著《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将严林并列附录于“准桐城派”,因其二人皆受桐城派末代宗师吴汝纶

的奖掖,又都与桐城派余绪姚永概等交游甚深。方尔文主修的《桐城文化志》称严复、林纾、陈石遗等不在桐城派弟子之列,但服膺桐城派,时称“侯官派”。著名文学史家谭家健《中国散文史纲要》则径称严复和林纾是侯官派的主将。

本文无意于排座次,只是读林纾的《告严几道文》,似乎窥见一点小秘密,由此楔入,不仅可以进一步理解林严二人的古文观,还可以更多了解他们的学术交流,加深理解林严的政治、文化心态。

一、林纾《告严几道文》透露心迹： 自比韩愈，比严于柳

林纾于严复去世后作《告严几道文》以祭奠，重点是严复被名列筹安六君子遭世人诟病鸣冤、洗冤：

呜呼！当途篡窃神器之时，乃笼槛及君。君翛然却其千金，不署劝进之表。顾乃以“中国不宜共和”一语，竟窜名入党籍中，使君抑抑无可自伸一腔之冤，不能敌万众之口。^{[2]281}

林纾悲叹严复才不见用、志不获展，“著述满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试其长，此至可哀也”，而“彼东人（日本人）之所谓元勋者，勒崇垂鸿，视吾神州犹培塿焉，恃其鏖锐，肆彼残斲。君实与此辈同学”。

林纾的此篇祭告文不像普通祭文一样叙述逝者生平功德，而是笔锋一转，落墨于屈原和柳宗元。林纾认为，严复之心，“柳州（柳宗元）之心也”，以柳宗元之冤来比况严复。林纾何以知道严复的心境与柳宗元相类似？他是从一个细节发现的：

吾独知君者，以君假吾柳州之文，手加丹铅，知君之属意于柳州，盖自方也……吾恒谓屈平之骚，《谷风》也；柳州之骚，《氓》也。《谷风》之怨，响抗而长；《氓》之怨，声咽而悲。读柳州之骚，其沉忧凄黯，泪与声俱。而君丹铅其上，吾未尝不以悲柳州者悲君也。^{[2]281}

严复在林纾关于柳宗元的文章或著作上动笔批注，林纾认为，这表明严复内心深处以柳宗元自比。严复阅读、批注的是林纾哪本论著中关于柳宗元的部分并写下何语，不得而知。《柳河东集选本》？抑或是《韩柳文研究法》《古文辞类纂选本》？无从所知，但我们知道严复自己在1911年至1917年间也评点《古文辞类纂》，或许曾拿林纾的选本和评点来参考。

《诗经》之《谷风》和《氓》两首，一般都理解为弃妇怨恨、自悔之诗，林纾在《告严几道文》中以之状屈原、柳宗元之冤，又以柳宗元之冤来比况严复之冤，把严复隐然比作柳宗元。有意思的是，林纾又以韩愈自比：

呜呼！君今已矣！临命之前一月尚以诗寿予七十，有“佩玉利于走趋”一语，盖用昌黎之文以况余。呜呼！予，长安卖画翁耳，宁自期为君子之

玉，至所谓“利于走趋”者？或时流怜余老悖无能，怒之游行于长安人海之中，亦苟延残喘而已。^{[2]281}

让我们来查看严复祝林纾七十寿诗《赠林畏庐》，看他是怎样把林纾比为韩愈的：

左海畸人林畏庐，早年补柳遍西湖。

数茎白发看沉陆，无限青山入画图。

尽有高词媲汉始，更搜重译续虞初。

饶他短后成齐俗，佩玉居然利走趋。^[3]

“汉始”，据周振甫注为司马迁，谓林纾与吴汝纶论文整天谈《史记》，严复将林纾文誉为可比司马迁文。“短后成齐俗”，将宽袍大袖的齐鲁儒服改为楚式短衣；将文言文比为儒服，将楚式短衣比为时俗白话文；林纾任他白话肆行，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却能畅通无阻，风行天下。^[4]严复又引用韩愈文章《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佩玉长裾，不利走趋。”长衣佩玉，对步行有所约束和障碍，但严复反其意而用之，说林纾使用文言文写作，正如佩玉而行，但畅通无碍、风行海内。严复以韩愈诗所运用的典故，来形容林纾的图画和文言文写作，只能说，林纾文如佩玉，不是说文如韩愈，但是林纾却理解为“用昌黎之文以况余”，未免有点想当然。当然，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林纾自谓“治韩文三十年”^{[2]193}，寝馈其中，对韩愈满怀崇敬，视为平生追慕的榜样，朝暮有所思，内心深处以韩愈自许。

严复甲寅（1914）还有一首七古诗《题林畏庐晋安耆年会图》，以韩愈诗句典故来形容林纾的画：

长笑昌黎说霜菊，苦言既晚何须好。

微生蜂蝶幸遭逢，复云婉婁死相保。

纾也壮日气食牛，上追西汉摘文藻……^{[3]40}

韩愈的原句在《秋怀诗十一首（十一）》：

鲜鲜霜中菊，既晚何用好。

扬扬弄芳蝶，尔生还不早。

运穷两值遇，婉婁死相保。

西风螫龙蛇，众木日凋槁。

由来命分尔，泯灭岂足道……^[5]

韩诗以霜菊写节操。或许林纾画中有菊花，严复用韩愈诗典来形容参加耆年会诸老的节操，也并不是将林纾比为韩愈。若说有比，倒是将林纾文比为西汉文——“上追西汉摘文藻”，与《赠林畏庐》说“高词媲汉始”一致。

“用昌黎之文以况余”算是《告严几道文》中的插笔,正如韩愈作《柳子厚墓志铭》为柳宗元说话一样,林纾作祭告文主旨还是为严复鸣冤。韩愈比柳宗元早五年生,迟五年去世;林纾比严复早一年多生,迟三年去世。韩愈为柳宗元作墓志铭,林纾为严复写祭告文。林纾自谦,自己的文笔与韩愈相差甚远,不足以雪严复之冤。

二、从评韩柳看林纾心目中的严复

在林纾心目中,韩愈是非常崇高的,甚至超过传统士子心目中孔孟之后的宗师——宋朝的二程和朱子。林纾认为,宋之道学家程、朱“质过于文”,而韩愈“有见道之能,复能以文述其所能”。“昌黎于《原道》一篇,疏浚如道壅,发明如烛暗,理足于中,造语复衷之法律,俾学者循其涂轨而进,即可因文见道。”“《原性》具万古之特见,折衷于孟轲、荀卿、扬雄三子之论,独标真蕴。”“《论佛骨》一表,为天下之至文,直臣之正气。”^{[6]84-85,105}

至于柳宗元,在林纾看来,“君子人也。”(《告严几道文》)林纾曾举一例证明柳宗元君子人格:“子厚以柳易播一事,何殊羊左所为?天下乌有小人而能行君子之义,且能为君子之文者耶?”^{[6]477}“以柳易播”是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重点叙写的一件事,以体现柳宗元的高尚人格:

其(柳宗元)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7]

但是,林纾坚决否定柳宗元参加王叔文、王伾集团,认为那是“失身鄙人”,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行为。在评点柳文时处处可见这种观点:

柳州之骚,《氓》也,失身鄙人,情罪皆实,然初志原不如是,怨天怨人皆无著,但有怨己而已。其罪当诛,而其情可谅也。^{[6]478}

子厚非小人,特少年躁进,不择人而亲,猝膺严谴。斗出不意,自以为无罪,然罪状昭然,万无可逃,即所遇非人,而致敬吞声不敢自辩……一经蹉跌,落井下石,罪上加罪,此子厚受亏处。所以不能明言,但有自咎而已……子厚负绝代之才,乃

收局至此,较之李白、王维,尚为可原。人惟能悔过,终不失为君子也。^{[6]498}

在柳州出言几乎于心血喷溢,听者终以为无聊,一失足垂恨千古,人可不自慎哉!^{[6]499}

林纾对柳宗元的悔过,多次述及。评柳子厚《与许京兆孟容书》:

(子厚)尽述叔文所以不满人意处,权重心热,不知检束,招忌取谤。“此人”即指叔文。“万被诛戮,不足塞责”,非痛诋叔文,盖不如是言,不足以履人心,且防左祖叔文,罪上加罪也……全书之正意,所望非奢,乞贷尤为得体。^{[6]322}

评柳子厚《与萧翰林俛书》:

肯悔过,终属知晚盖之人,故后世视公,亦未敢厚非也。^{[6]323}

在林纾看来,柳宗元是悔过君子且负绝代之才,所以,后人不能因其政治过错而否定其人格和文学成就。林纾坚决反对桐城古文创派宗师方苞对柳宗元的全盘否定。他说:“余生平心醉者韩、柳、欧三家,而于柳之游记,颠倒尤深。”^{[6]477}而“望溪(方苞)以柳党附叔文,斥其人并废其言,何其量之不广也?”林纾批评方苞“唯一生不悦河东,所以游记中一字与柳不犯,是望溪之所短也”。^{[6]635}

林纾对柳宗元的思想、学术观点及文章,都是极力推崇的。他评柳宗元的《封建论》:“据古验今,可以追逐贾生之后。”评《送薛存义之任序》:“此说即今日所谓公仆也。柳州视守土为民之佣,近人视君一国者为民之仆,为说虽创,而实至确。子厚聪明,早有见乎此,故言之精确。”林纾认为柳宗元的思想符合现代精神,有穿越历史的先见之明。评《道州毁鼻亭神记》:“其下‘明教’数语,堂皇正大,谓柳州为不知道,吾不信也。”评《与韩愈论史官书》:“柳州此书侃侃正直,通达了彻,是朋友责善之道。实唐代有数文字。”^{[6]499}林纾认为柳宗元的思想也符合儒家道统,评韩退之《南海神庙碑》说韩愈、柳宗元都是“泽古深”的人^{[6]366},深得古道浸润。

至于柳宗元的文章艺术,林纾认为更是高超:“能振拔于文坛,独有千古,谓得非人杰哉!”“精于小学,熟于《文选》。用字稍新特,未尝近纤;选材至恢富,未尝近滥。丽而能古,博而能精。至吞言咽理,变化离合,固逊昌黎,然而生峭壁立,棱棱然使人生栗,亦断不类于樊绍述之奇诡也。”柳宗

元的赋,林纾评之“摹楚声,亲骚体,为唐文巨擘”^{[6]110}。林纾《告严几道文》更是将其与屈原和《诗经》的《氓》相提并论。

林纾眼中的韩柳地位,可以“双绝”概见:

(唐之文)独昌黎之文理蓄于中,文肃于外……昌黎抱鸿才,而每篇皆运以精心,未尝或苟;故随篇皆见其结构,非复熟读之,而亦未能抵其奥……至柳州之文,则华山之石,一拔万仞,其上珍松、古柏、奇花、异卉,其间出重峦叠嶂之间。盖其泽古深,故伏采潜发。骨力脆薄者不能过而问焉。虽变化不若昌黎,而其独造于古处,可云双绝。^{[2]327-328}

虽是“双绝”,但在林纾眼里,韩柳还是有差别的:

《唐文粹序》亦谓:“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邃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凌轹轳,首倡古文。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似柳州者,为昌黎配飨之人。^{[6]106}

在林纾看来,柳宗元高于同时流辈诸子,可与韩愈并列“双绝”,但韩是主角,柳是配角,这是毫无疑问的。柳宗元对韩愈,也是非常崇敬的,林纾发现“(韩文)《毛颖传》为千古奇文。《旧史》讥之,而柳子厚则倾服置于不可思议”^{[6]104}。

韩柳虽是终身挚友,但人生出处及思想有所不同,林纾评点韩柳注意到这一点,评点文字有所揭示。韩愈辟佛,而柳宗元思想中却有浓重的佛学色彩,与佛教徒多有深交,韩愈在《与浮屠文畅师序》文中对柳宗元有所批评。林纾评曰:

此篇文字辟浮屠,并以箴柳州也。柳州《送文畅序》,引用内典,推尊不遗余力,此昌黎之所恶也……柳州尊佛教为圣人,而昌黎则视之如禽兽夷狄。然既重柳请,断无当面骂为禽兽夷狄之理,而中心所恶,必欲发之于言……且隐斥柳州不以吾徒自待也……以隐规柳州不知所告也。^{[6]334-335}

虽有分歧,但不影响韩柳之朋友之谊。林纾评韩退之《柳州罗池庙碑》:

昌黎一生服柳州,爱柳州,而实不满意于佞、文;故作《永贞行》诋王伾、叔文为董贤、为侯景。迨佞、文被罪,则斥之为共工与鲧,而柳州及梦得,则其党也……此碑若一涉子厚有才而贬斥,代之抱屈,便与《永贞行》自相背戾;若不叙述子厚之美,又不成为碑铭之体;妙在把子厚之出处丢开不

言,一气直叙莅州之德政。^{[6]367}

林纾此段评论,大意是说,韩愈作《永贞行》诗,极力抨击王伾、王叔文,但一涉及二王同党柳宗元,则为柳宗元有才而遭贬斥叫屈。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文中则只叙柳宗元的德政,而撇开参与二王派系的事不写。林纾认为,韩愈如此处理很妙。

林纾评韩退之《柳子厚墓志铭》,重申前文之意,有所深入:

此文翻腾摆脱,最有力量。王叔文、王伾,公恶之甚,而子厚又公所甚爱者,故永贞之行,侧重梦得,而不甚斥子厚。既为之碑其庙,又为之铭其墓,其万不能快意抒写者,似时时有佞、文二人在其腕下,为之梗也。故罗池之碑,不叙其在庙,但叙其在柳,盖深讳其失身党小人也。此文为志铭,必须叙其出身,而但曰“遇用事者得罪”,闲闲抹过,即疾入其在柳之德政……既为子厚可惜,而措词又极平恕……且说到子厚在朝时,必摆脱去佞、文之沾染,但叙子厚之长,不揭子厚之短,即到必须牵涉佞、文之处,亦只淡淡一言,使读者自解。此文大有经营。^{[6]370}

林纾作《柳河东集选本序》说:

昌黎心知其枉,盛推子厚之为人及其为文,一涉叔文事,但如轻烟澹云,一瞥即逝,不着重笔。呜呼!以昌黎之力,尚不能救子厚,又何能自振于唐世耶?顾君子之论人,当归平允。^{[6]477}

总之,林纾论韩柳,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讲述韩愈对柳宗元的情谊与维护。严复去世之后,林纾将韩柳之情,移到严复之身,表现于《告严几道文》。

三、从严复评韩柳看其心态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和《古文辞类纂选本》前五卷由商务印书馆分别出版于1914年和1918年,严复评点《古文辞类纂》在1911年6月到1917年2月,林严二人评点古文,几乎是同时进行,其间当有不少切磋交流。

严复评点柳宗元文章,多中性词语,赞美的不多,不以为然的倒有多处。例如,评点柳宗元《封建论》“其说可谓至迂”,“柳子厚以想当然造此一篇文字,故不足信”,“其笔力可谓至健”。^{[8]298-299}他对柳宗元其他文章的评点也类似,如评《晋文公问守原义》“此议论亦迂,不协事情”^{[8]302},评

《驳复仇议》“似较退之模稜为胜”^{[8]432},评《零陵郡复乳穴记》“令人而乃诚”句不可解,评《陪永州崔使君游燕南池序》“句颇冗弱”,“此文纯是唐调,宋贤不为此矣”,评《序饮》“冗遯”不可解。^{[8]580-583}

林纾评柳宗元文章《永州龙兴寺息壤记》,提到严复的观点:“吾亡友严几道论此事,为土中有恶气中人也。其说亦通。”^{[6]494}笔者查严复评《古文辞类纂》,并未见评点此篇,或许严复评语批注在林纾的选本上?如此看来,林严二人在古文方面有较多交流互动。

总之,严复对柳宗元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推崇,林纾将他比为柳宗元,若起严复于地下,未必首肯。

再看严复对韩愈的评价。严复在甲午、戊戌之间中年激进时期发表文章《辟韩》,猛烈抨击韩愈《原道》的思想,其意当然不是针对韩愈本人,而是批判皇权专制思想和制度。老年严复评韩愈多肯定之语,如评《原道》转接衔接处“笔笔不测,而意境阔奥”^{[8]295},评《张中丞传后序》“写生处,马、班无以尚也”^{[8]362},评《南海神庙碑》“句句可玩”^{[8]532}。尤其是评《柳子厚墓志铭》:“此文如连环锁子甲,凡遇后段将有所开,必于前步先有引伏。”“气盛言宜,韩文之秘,取此等文字熟读之,自知所谓。”^{[8]543-544}这些评价,超过评点柳宗元,但也有批评。他评韩愈的《论佛骨表》,对于古帝王年寿的事,“视为固然,不加寻究,又可惜也”^{[8]427}。

严复评韩愈《送董邵南序》,对文章本身没有臧否,而对后世多模拟此文而落入窠臼提出批评和警示:“此等文后之俗手摹习者多,遂使人望而生厌。后生家必不可再蹈窠臼。”^{[8]518}评《送王秀才含序》:“结穴亦不可效。”^{[8]519}评《送杨少尹序》:“只取一古事比方,无他纆巧。文家以此为最上乘,竭力尽气追之,次所以成无出息文人。”^{[8]520}评《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凡传志,最难在写出其人特色,如此等文,不许后人依傍一字。”^{[8]541}评《题李生壁》:“此意已古,不可复见,假令今人更作如是语,世人当云何?”^{[8]573}这些点评,意为韩文确实好但不可盲目模仿,彰显了严复的理性精神。

严复评《古文辞类纂》,极吝笔墨,多是只言片语,点出作文之法及文章佳处、难处、欠缺处。显然严复还多了一些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甚至

他认为,古人佳处,今人复为之未必为佳,所以他定当不以做古人为幸事。

四、林严交往与互尊

严复与林纾相识、相交较晚,时年皆将近五十。此时,二人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政治、文化的观念是接近的。严复对林纾的为人、古文、学问,无疑是非常敬佩的,从留存的为数不多的诗,如《赠林畏庐》可以看出。他们共事于京师大学堂编译局,严为总办,林是译员。甲辰年(1904)严复辞职离京,同里诸公沈瑜庆、郭曾炘、张元奇、陈衍等人在陶然亭为他设宴饯别,林纾作图,严复有诗呈诸公,其中一句“郭张陈沈皆奋飞”写了四个人,这四人或高官、或名士,而接下来用四句单说地位最低的布衣林纾:“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即使如此,如果把林纾比为韩愈,严复也未必肯做柳宗元。传说,林严二人都不满意康有为的诗句“译才并世数严林”,或许正说明这个问题。

在林纾眼里,严复与柳宗元一样,是一代豪杰。林纾认同严复,称“先生学术为方今第一,纾倾服至于倒地。惜当路诸公知先生之可用,尚不知所以用先生者……先生此时想已就案注译《群学》,此书之佳,思之甚挚,一经脱稿,即希见示,当闭户读之经月”^{[2]478}。他理解严复的译著,为严复作《尊疑译书图记》曰:“自吾交几道严子,读其所译斯宾塞氏之《群学》,立巨干而繁出其众枝,无待留间设难,抑客而伸主也;劫取猎略,炫奇而市博也。揭弊存理,循物取验。其历也有阶,其向也有的。该涉众途,窥微取精,必使举世之人知所谓群者之果有学也。”林纾为“朝之硕臣及铮铮以国士自期许者咸折节,争集严子之庐”感到自豪^{[2]68},又为严复“其所为学,群耳,而人则不能群于士大夫”鸣不平^{[2]67}。严复六十寿辰,林纾作诗祝寿:“盛年苦相左,晚岁荷推致……著书布天下,名理浹肝胃。所愿亲醇醪,君我同一醉。”^[9]严复长子严璩(伯玉)随使出国,林纾作《送严伯玉之巴黎序》,赞严氏父子:“伯玉尤能本欧西之绝学,伯玉用其旧所得于先生(严复)者自显。”^{[2]24}

虽如是之密切交往与推许,林纾在《告严几道文》中一概没有述及,而是着眼于严复与袁世

凯及筹安会的关系,正如柳宗元一失足成千古恨之参与“二王”小人集团。他比严复自己还在意,要替严复洗刷污垢。

严复与袁世凯有私交,严因大名彰著,受袁世凯拉拢和优待,但他对袁世凯有清醒的认识:“大总统(袁)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欲与列强君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满意处甚多。”^{[3]303}但是,他又认为,当时如果“复劝项城(袁)退位,则又万万不能,何则?明知项城此时一去,则天下必乱,而必至于覆亡”^{[3]310}。所以严复对袁世凯保持着不即不离的态度。严复“翛然却其千金,不署劝进之表”^{[2]281},未参与袁氏帝制活动,连袁世凯登基仪式都没有参加。杨度夜访严复邀请列名筹安会为袁世凯劝进,严复虽没有答应,但第二天名字还是见报。严复本无太大过失,但还是为自己态度暧昧感到惭愧,他说:“不幸年老气衰,深畏机阱,当机不决,虚与委蛇……无勇怯懦,有愧古贤。”^{[3]315}这是严复1916年5月于袁氏覆亡后

与弟子熊纯如私信所言。面对社会舆论的攻击,严复保持沉默,并未辩解,因为其内心深处对帝制和袁世凯并不全盘否定。严复悼袁世凯诗表现了这种矛盾心态:“近代求才杰,如公亦大难。六州悲铸错,末路困筹安。四海犹群盗,弥天戢一棺。人间存信史,好为辨贤奸。”^{[3]46}而林纾则不同,他态度鲜明:拥护旧制度,但对官场深恶痛绝,避之唯恐不及,多次拒绝进入官场的推荐,布衣终身。

在林纾的内心深处,严复周旋于官场,与柳宗元的“少年躁进”,参与“二王”集团,“失身鄙人”,可能等同视之。林纾把严复与柳宗元相提并论,大约有此因素。但是,即使如此,林纾仍然像韩愈待柳宗元一样,理解、推崇、维护严复。

五、结束语

林纾、严复两人后期虽然同属文化保守主义阵营,观念还是同中有异的,但其差异并不影响他们的密切交往和互相推崇。我们探寻林严心迹,从韩柳的角度切入,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林严政治、文化观念,也更能认识那个转型时代。

参考文献:

- [1] 康有为. 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 题诗见赠, 赋谢[J]. 《庸言》第一卷第七号.
- [2] 江中柱, 闵定庆, 李小荣, 等. 林纾集: 第1册[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20.
- [3] 汪征鲁, 方宝川, 马勇. 严复全集: 卷八[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
- [4] 严复选集[M]. 周振甫, 选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253.
- [5] 方世举. 韩愈诗集编年笺注: 卷八[M]. 郝润华, 丁俊丽, 整理.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363.
- [6] 江中柱, 闵定庆, 李小荣, 等. 林纾集: 第5册[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20.
- [7] 马其昶. 韩昌黎文集校注[M]. 马茂元, 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571.
- [8] 汪征鲁, 方宝川, 马勇. 严复全集: 卷九[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
- [9] 江中柱, 闵定庆, 李小荣, 等. 林纾集: 第2册[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20.

(责任编辑: 王圆圆)